

致內明編者書

九成居士道鑒：

六月十二日惠書，業經誦悉。承蒙附寄影印霍韜晦居士「畧論唯識學之梵文資料及原語之解釋」原稿一份見示，讀後至感欣

快，歡喜無量！霍居士大文，乃對拙稿「唯識語義及其宗名」文中所說：「今日研究唯識學者，大多以藏譯或漢譯佛典爲主，但由於梵文原典不存，而對唯識學重要術語之梵文原語，頗多不明，無從稽考，此爲今日治唯識學者所感到之一大困難。」有所指正，至爲感激。

拙文「唯識語義及其宗名」之作，思及唯識原語問題，過去我在日人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一冊中，讀過「唯識原語」一文，而宇井此文，民國三十七年曾由上海林子青居士譯載於靜安寺出版之「學僧天地」月刊，此次我將宇井原文與林譯檢出對觀，參考其說，對唯識原語問題畧爲論及。拙稿付郵之後，我對宇井所論似有所疑，因宇井之文作於大正五年（一九一六），至今相隔六十年，屬於舊說。民國四十一、二年間，我有機緣學習過一點日本文法，日文佛學典籍，大致可以閱讀。雖然由於個人經濟能力所限，無法購置日文書籍，過去在福嚴精舍親近印順導師期間，印公藏有不少日文書籍，所以我讀過不少日文典籍。安慧的「唯識三十論釋」，其梵文原典及日譯，我會讀過，世親

關於佛典的梵文原典原語問題

的「唯識三十論」及「唯識二十論」梵文原典，我在結城令聞的「世親唯識之研究」中，亦早見過。仁俊法師的藏書中，馮承鈞譯的法國烈維教授「大乘莊嚴經論」發現及研究等文字，我都借來看過，我知道烈維在印度發現不少梵文原典，爲歐洲學界所重視。支那內學院出版之「內學」年刊，呂澂的「安慧三十唯識畧抄」，其在前面的「引言」中，

亦提及烈維（呂秋逸譯爲萊維 Sylvain Lévi）發現「唯識三十論」等之事。明白地說，我從日文及中文的典籍裏，已經見到或知道有不少梵文唯識原典的發現，唯識學的重要術語之梵文原語，並非不存。但我在拙文中竟然抹煞自己已知的事實，而作全面肯定的否定，說明梵文唯識原典不存，無從稽考，此種矛盾的起源，誠如霍居士文中所說，我是一時受了六十年前宇井文字的影響，完全承襲宇井之舊說。此外，由於我過去讀過的典籍，大都是向人借來的，現在不在身邊，一時無從查證，這也是我承襲宇井舊說的另一原因。拙文第三校稿，雖然承蒙編者居士寄來給我親校，我在校對時，原想將那段文字加以改正，但是由於過去也有二年編刊經驗，知道三校稿大事刪改增補，文字有所增減，四五頁版面的行次，必須全部推移，遇到不太好講話的印刷工作，編者多費一番唇舌，說上一堆好話，那是免不了的。我由自己的親自經驗，不願爲編者多增麻煩，所以，我將原想改正的文字，也就未作刪改。這次承蒙霍居士爲文指正，提供許多資料，有些



幻生

我是知道的，有些尚爲我所未見，在此我向霍居士致以誠摯的謝意。

關於霍居士文中提到，「研究佛學是不是有必要達到它的原語去呢？如果承認這是有必要和有價值的話，那麼我們必須要求嚴肅一些。無論是爲法，或是求真，這都是應該的。」我很贊同霍居士的這一看法。我想只要是一個忠實研究佛法的人，不完全以奉古人之說爲金科玉律，有些問題，我們必須從梵文原典原語上求了解，始能見到問題的眞貌。近二十餘年來，我因身體多病，每日與大藏經結下不解之緣，由各種不同的譯本中，發現許多問題，而有想去求證原典原語之必要。如婆藪槃豆（*Yasubandhu*），古代譯爲天親，玄奘譯爲世親，但到底應該譯成天親還是世親？誰爲正確？玄奘一反古人之所譯，並指古譯爲訛謬，自然有其理由意義在；古人譯爲天親，當亦不能謂其全無理由，究竟孰是孰非？這必須從婆藪槃豆梵語命名之特義上去求了解，以便決定天親或世親之譯誰爲正確。關於此一問題，我在慈航季刊第二十期「世親及其著作」一文中，畧有論及。又如龍樹（*Nāgārjuna*）之名，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記」中，譯爲龍猛，並加夾註，指舊譯龍樹爲訛。究竟是譯龍樹爲正確，抑係譯爲龍猛爲正確？這唯有從梵文原語上加以研究考定。佛典中的許多名詞術語，往往一詞含有多義，這固然由梵文原語而來，但我們必須要從梵文原語上研究，其最初原始的定義爲何，而後又作如何演變含有他義，或由語尾的變化而使詞性改變，用於此處之此詞究作何種義解，或作何種詞性看待，這樣才能正確了解某些名詞術語的眞義。古代佛典的翻譯，有些傳譯者，自己的學養深厚，嚴格認真，所譯之名詞術語至爲正確可信。但也有些譯者，或由於語言文字之隔閡，或由自身的學養問題，所譯與原語原義畧有偏差，也不能說全然沒有。就漢譯佛典不同譯本之比較研究，同一名詞的翻譯，彼此之間的譯意大有出入，其例甚多，不勝枚舉，使後世研究者難於抉擇依憑。重視梵文原語，我想是一個從事研究佛法者所應該而必要的。

漢譯佛典之不同譯本，不僅名詞翻譯互有出入，即連譯文

字之多寡，亦有顯著之差異。世親之「唯識二十論」（*Vimśatikā vijñāpimāratāsiddhi*），漢譯有三種不同譯本，一爲後魏瞿曇般若流支（*Gautama Prajñaruci*）所譯（以下簡稱魏譯），名「唯識論」；一爲陳眞諦（*Paramartha*）所譯（以下簡稱陳譯），名「大乘唯識論」；一爲玄奘法師所譯（以下簡稱唐譯），名「唯識二十論」。就這三種不同譯本比較觀之，其論頌的長行解釋，以魏譯文字最多，陳譯與唐譯文字較畧。撇開長行不論，專就論頌而言，此三種譯本的頌數亦有多寡不一之差異。魏譯有二十三頌，陳譯有二十四頌，唐譯僅有二十一頌。如以三種譯本比較互勘研究，魏譯的第二十一頌「諸法心爲本，諸法心爲勝，離心無諸法，唯心身口名。」（大正，三一，六四，中），顯然不見於陳譯與唐譯。考此頌之文意，乃由魏譯第二十頌「經說檀拏迦，迦陵摩燈國，仙人瞋故空，是故心業重。」演繹而來。就陳譯而言，陳譯前面最初之二頌：「修道不共他，能說無等義，頂禮大乘理，當說立及破。無量佛所修，除障及根本，唯識自性靜，昧劣人不信。」（大正，三一，七〇，下）又不見於魏譯與唐譯。觀其頌意，顯然爲譯者私自所加。就唐譯而言，其初長行之「內識生時，似外境現，如有眩瞽，見髮蠅等，此中都無少分實義。」（大正，三一，七四，中——下）在魏譯與陳譯均爲頌文，魏譯爲：「唯識無境界，以無塵妄見，如人目有瞽，見毛月等事。」（大正，三一，六三，下）陳譯爲：「實無有外塵，似塵識生故，猶如瞽眼人，見毛二月等。」（大正，三一，七〇，下）以魏譯與陳譯勘之，唐譯將此頌文譯爲長行，顯然是有問題。但窺基在其「唯識二十論述記」卷上，開頭便說：

唯識二十論者，筏蘇畔徒菩薩之所造也。題叙本宗有二十頌，爲簡三十，因以名焉。昔覺愛法師，魏朝創譯；家依三藏，陳代再翻。今我和上三藏法師玄奘，校諸梵本，覩先再譯，知其莫閑與理，義多缺謬，不悟聲明，詞甚繁鄙，非只一條，難具陳述，所以自古通學，開（閱？）而靡究。復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辛酉，六月一日，於玉華慶福殿，肇翻此論。基受旨執筆，其月八日，詳譯功畢。刪整增訛，綴

補紕闕，既觀新本，方類世親。聖旨創興於至那，神容重生於像季。哲鑒君子，當自詳之。（大正，四三，九七八，下）

由窺基的這段文中，可知玄奘重譯「唯識二十論」，曾經先以梵文原本校勘魏譯與陳譯，發現魏譯與陳譯，「莫閑奧理，義多缺謬，不悟聲明，詞甚繁鄙，非只一條」，這才決定重譯此論。經過「刪整增訛，綴補紕闕」，始將世親論典之原形原義顯現出來。明白地說，玄奘重譯「唯識二十論」，其態度是相當嚴肅而慎重的，不能說他有輕率從事乖違梵文原典之處。但以魏譯陳譯觀之，唐譯將標宗頌文譯成長行，似乎又不能說沒有問題。即以近代法人烈維發現之「唯識二十論」梵本勘之，全論共為二十二頌，其前亦為頌文，並非長行，顯然與唐譯形式又不甚相似。如以梵文原典為主而論，世親「唯識二十論」是由二十二頌組成，則漢譯三種譯本，或多或少都有問題。

「唯識二十論」如此，即「攝大乘論世親釋」也不例外。世親釋漢譯也有三種譯本。根據三種譯本互勘研究，真諦譯的問題似乎最多。即以近代發現之世親釋梵本，以及藏譯本，與真諦譯本互勘研究，亦與真諦譯不能相合。近代研究世親釋的學者，對真諦譯本，有各種不同的推斷：有人認為真諦在譯世親釋時，曾經私加自己的解釋在內，故與唐譯隋譯不同。也有人認為真諦譯本是為後人妄加增改所致。更有人認為，真諦屬於西印度度伐臘毘（Valabhi）學系，與安慧等同一學統，而世親釋在印度流傳的梵本並不一樣，所以真諦譯的世親釋自然與中印度那爛陀（Nālanda）學統的玄奘不同。這些只是一般研究者的假定推斷，但事實是否如此，則有待發現真諦所依的梵本之後，始能澄清這些問題。

研究漢譯佛典有重視梵文原典的必要，理論上是非常正確的。不過，就梵文原典本身而論，其中也有許多問題存在。古代的梵文典籍，都是靠抄寫流行的，抄寫的本子，其中難免沒有錯誤，往往一詞之差，或一個語尾的變化，而使詞性與意義相差很大；或因作者的思想前後有所變化，而對所著的論典有所修改訂正，這都可能造成梵文本子的不同。依據不同原本譯出的文字，當然也就有所出入了。我們最好能夠找出某些譯本是根據某種原本

譯出的，再行校勘研究，可以知道譯者的譯意是否忠實，而某些名詞術語究作何解，似乎比較妥當。

梵文原典並非都是一致的，這是可以肯定的事實。我們從漢譯佛典中大致也能見到。如一般所知道的般若心經，大正藏共有七種不同譯本，比較七種不同譯本，羅什與玄奘的譯本，除了少數文字相異之外，大體可說是相同的。自玄奘，後譯出的五種譯本，便有了很大的差異，前後都增加了一段文字。我們不能說這五種譯本前後增加的文字，都是譯者私自加入的，非為梵文原典所有。由此情形，我們可以知道梵文原典在印度並非都是一成不變的。我在上面說過，世親「唯識二十論」，陳譯有二十四頌，勘照魏譯唐譯，或梵本藏本觀之，顯然陳譯前面二頌為譯者所加，這也就是就比較研究所作之推斷，並非說明事實情形就是如此。如就陳譯末後慧愷所作的附記文字來看，似乎又並非譯者所加。該文說：「慧愷以陳天嘉四年，歲次癸未，正月十六日，於廣州制旨寺，請三藏法師，拘羅那他（真諦），重譯此論。……愷取新文，對讎校舊本，大意雖復畧同，偈語有異，長行解釋，詞繁義闕，論初無畝敬，有識君子，宜善尋之。」（大正，三一，七三，下）

我在比較對閱真諦與玄奘所譯之唯識論典，時常發現許多困擾問題，爲了想去求證真諦與玄奘所依據之梵本是否相同，消除懷疑，我曾經想去廣州與長安尋找真諦與玄奘所依之梵文原典，加以互勘，以解決許多實質問題。但在中國的梵本是否能夠找到，這是一個未知的問題，而目前的廣州與西安，更非我能去得，即使是在國家的統一承平時代之非我這個山居讀書的窮措大所能如願做到的。所以，對於求證梵本問題，唯有心餘力絀而已。山居養病讀書，苦於經濟問題，我無法購置日文书籍參攷閱讀，對於目前東西方學界發現之梵文原典及其研究成果，差不多一無所知（縱知也是有限的），所以，我所依據的資料，大多都是屬於陳舊的舊說。不但外文資料我難見到，即連中文資料所見亦不完全。撇開古典的不論，即以近代出版的而言，我能見到的還是少數。以佛教雜誌而言，目前我能見到的，（下轉第6頁）

，四十而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到了七十歲，他的心中所存的，完全天理，毫無人欲的私心存在；擴小我而為大公，這樣可以說，他的做人道理，已經達到止於至善的地方，毫無欠缺。孟子在四個聖人中，曾作這樣的評論：「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仁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最欽佩孔子，願為私淑弟子，那麼孔子的人格偉大，無待多言矣。

儒教談完了，佛教的做人，又是怎樣呢？在佛教方面，人乘天乘，就是談做人的道理，一個人能保持人身不失，第一個條件，先歸依三寶，其次持五戒，又其次行十善。這三個條件做到了，他的做人道理，也可以說是做到了。三寶就佛法僧三種，這三寶道理，能令人改惡向善，得到福樂，超脫生死。五戒是殺盜淫妄酒，十善身三、口四、意三，身不殺盜淫，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意不貪瞋癡，一個在家的居士，能持五戒行十善，他的人格，不但是高上，而且他的來世，決定能保持人身不失，是決定無有疑惑的。

做人的道理談完了，進一步可以談學佛的道理。學佛這一詞語，先要了解佛的道理，佛是什麼意思，佛是不是值得學？有的人誤解佛為神，不知道佛與神是不能併為一談的，神雖高過人，但他還在六道，未出六道外；而佛是一大覺悟者，他已了脫生死，超出六道；一個未了生死，未出六道；一個已了生死，已超六道，神與佛是怎能相比呢？佛在梵文講，是佛陀耶，中國簡稱佛，佛即覺的意思。覺有三種：一自覺、二覺他、三覺行完滿。自覺就是覺悟真俗二諦，從緣起悟解勝義空。勝義就是常住不變的眞如，也就是唯識的實性；因為緣起法，是世俗諦，世俗諦是遷變不停的法；有了世俗諦，就不能不有勝義諦；世俗勝義在佛法中，最根本而且是最重要的，佛陀依二諦而說法；衆生依二諦而證悟。在中論上很明顯的說：「諸佛依二諦，為衆生說法；一為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眞實義。」世俗是有相的，從有中顯現眞理，那就是色即是空的道理。勝義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是特殊的妙智所緣的境

。由勝義空而能幻現依他起的有，也就是空即是色的道理。以俗諦望眞諦，也可以說色即是空的道理。反過來說：以眞諦望俗諦，也可以說空不異色的道理。諦字意思，就是說世俗勝義，種種諸法，不是虛謬的，而是眞正有這道理的存在，所以用諦字來表示這義理，是諦實不假的意思，在唯識上，把世俗勝義，各分四重，分釋如下：

先解世俗四重①世間世俗，②道理世俗，③證得世俗，④勝義世俗。

①怎樣名世間世俗？世間世俗，就是指瓶衣我有情等，這種種法，是由凡夫妄計執情，和假名安立，心外境法，沒有實體的，僅僅假名安立而已。②怎樣名道理世俗？道理世俗，是指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諸法；這蘊處界諸法，如果在事相方面論，是有種種事相可見的，如果在道理方面來論，是有種種道理而設立的。有事相的法，我們是可以從事相而了知的，就因有這道理，也可以名隨事差別諦。（未完待續）

（上接第9頁 關於佛典的梵文原典原語問題）

只有在台灣出版的「菩提樹」、「獅子吼」、「覺世」等三四種，以及海外出版的「內明」與「南洋佛教」二種。連我會經編輯過二年的「海潮音」月刊，早在五年之前我與樂觀法師論辯玄奘大師歷史時，就停止寄給我了，後來承蒙新加坡隆根法師訂了一份送給我，到了去年我在「菩提樹」發表「見於唐錄中玄奘經錄之研究」的「後記」刊出之後，我的一份海潮音又沒有了。文字惹禍，自古皆然。讀霍居士大文，我才知道香港有一「法相學會」組織，也才知道有一「法相學會集刊」之出版，可是我却無緣讀到該刊，更無緣拜讀霍居士所譯的安慧「唯識三十論釋」的一二兩章。目前終日陪伴我的，僅有德山寺的一部大正藏與已續藏，我自己却連一部大正藏都購買不起。寫到這裏，不禁要擲筆三嘆，在治學研究的歷程上，我完全是個「孤陋寡聞」的人，也是一個澈底落後的失敗者。

編祺

耑此 敬頌

弟幻生合十 六十四年七月六日